

70年前,我曾演过美国总统

朱世宽

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。隆重的纪念活动,唤起我尘封多年的童年记忆:1950年冬,我曾参加过一次抗美援朝文艺演出活动,并且饰演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。

我清楚地记得,1950年,我11岁,在家乡泗县小学念五年级。为配合全县抗美援朝宣传工作,学校编排了一批文艺节目到街头、广场等处演出。我们的班主任张文治老师负责一出独幕话剧(当时叫活报剧,现在称小品)的排演。张老师任导演,安排同班王庆荣同学、我和六年级邓君达同学三人当演员,分别饰演剧中的美国工人代表、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其侍卫官。小话剧用独特的视角,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为背景,反映美国人民反战示威游行时工人代表与总统杜鲁门谈判的场景,宣传爱好和平、反对战争的主题思想。

我模糊地记得,排练都是利用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的。我们三人在张老师的组织下,从知剧情、熟人物、背台词开始,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进入正式排练。张老师把艺术指导和思想开导“双关注”的导演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,让我们的启蒙教育显得格外生动,更加完美。他不但从人物造型、舞台调度、台词应用上给我们以具体指导,而且还从宣扬主题思想、强调文艺作用等方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。从此,在我们的幼小心灵里,张老师为我们播下了爱国爱党爱军队的种子,

撒下了喜欢表演、热爱艺术的种子。

我模糊地记得,小话剧首场公演于某天晚上在泗县中学门前大操场(现称体育场)举行。我们三人化妆后非常特别,很吸引人。因为是三个中国小孩子演三个美国“大鼻子”。除了个个“洋装穿在身”(我还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,上面画着美国“星条旗”)之外,每人都“长出”个“大鼻子”。其实,这是化妆老师用面粉和成“面粉子”临时给我们安到鼻子上的。全剧演出过程现在大都已经忘光,唯独剧终时的情景还有点印象:突然,窗外传来一阵美国人民反战示威游行的口号声:“我们要和平,不要战争!”“反对战争,保卫和平!”又传来一阵歌声: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抗美援朝,打败美帝野心狼!”又传来一阵口号声:“中朝人民团结起来,打倒美帝国主义!”(因条件所限,当时没有现在常用的录音、扩音设备,全由一二十个男女生同学在后台现场配音)此时,台上的杜鲁门及其侍卫官正如“热锅上的蚂蚁”,烦躁不安,四处乱跑,最终狼狈不堪地下台了,从而预示着美帝国主义注定失败的下场。与此相反,美国工人代表却昂首挺胸地亮相于舞台中央,俨然成为和平、正义的化身,标志着抗美援朝必然胜利的结果。

这,就是70年后的我对一桩很有意义也挺有意思的童年往事由衷的感慨,对可爱的家乡和母校无尽的思念,对可敬的恩师和学兄不舍的依恋。



要活得充实,“走”得无憾

丁景奎

人总是要“走”的,这是自然规律,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上了年纪的人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?笔者以为,活得要潇洒、乐观,“走”得要坦然、无憾。

此处有两个例子值得借鉴:一个干部,多才多艺,是作家,又是书法家,晚年还培植了几百个盆景。可他仅活了74岁,就被绝症夺去了生命。病程较短,从发现到治疗仅维持3个月就谢世了。临终他很遗憾:“我自己的事情没能整理出来……”如果早些时,他将书法作品和几百个盆景拍摄整理成册,那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他本人也许不会有那种遗憾。又一个老人当初身体好的时候,曾多次要出门旅游,但老伴总以各种理由阻止而没能成行。后来他病重快“走”了,抱怨地对老伴说:“以前我提出一同出去玩玩,你总是这样那样的不能去,现在我不能动了,也去不成了。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上述两位如果一个及时将该办的事办了,另一个多出去走走玩玩,临终也不会

那样遗憾吧。

现在我们70多岁的人,按科学的说法,只能算中老年人而已,后面尚有一段漫长的路,因此要潇洒乐观,要有良好的心态,要加强锻炼、保重好身体。力所能及地为社会、为周围人多做些有益的事情,发挥余热嘛!在你活动的群体中,不要保守,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出来,传教给别人。自身要不断学习,特别是对健康有益、能开动脑筋的事情要认真学,老有所学嘛!对家庭、对子孙要多尽义务,出力、出钱只要自己能办到的,尽力去做。

再者不要苛刻自己,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可以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。譬如到国内外跑跑,开阔一下眼界,丰富一下生活内容,何乐而不为?

壮时要奋斗,老了要潇洒乐观,即便快要离别人世,也不要眼泪与亲人告别,把该办的事办好,坦然无憾地面对!以历史的所以然还其自然。



新生活

王雁

夕日近西山,
轻行马路边。
儿童放学早,
姬叟煮羹甜。
小伙歌声起,
姑娘舞步翩。
国强民富裕,
日子赛神仙。

鹧鸪天·二〇二〇

徐以成

庚子环球逢恶魔,
抗击疫情共心德。
导航北斗织罗网,
致富神州奏凯歌。
发天问,遣嫦娥。
追星揽月向银河。
小康大道中国梦,
华夏民族万世泽。